

廣州府志

ル 5
1212
40



羅威

以上漢

唐頌

三國吳

黃蒙

黃蓋

廣州府志

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一

月 1156
號 1212
卷 3140



廣州府志卷一百十二

列傳一 周至南漢

謹案列傳前志祇分朝代蓋晉前祇有南海番禺增城三縣各縣多後所分也今自明以前悉仍前志入明以後人數既多則分縣以便檢焉

高固 勇獲 周

張買 父戊

鄭巖 田甲

畢取 孫都

鄧宓

楊孚

招猛

陳臨

董正

疏源

羅威

唐頌

黃豪 以上漢

黃蓋 三國吳

王範

黃舒

陶延

姚成甫

黃恭

楊平

洗勁

周靈甫

區金

盧度

覃元先

馮融

劉刪

鄧文進

敬元禮

韓澄

蘇妙

韋善道

盧宗回

李文儒

區册

鄭愚

鄧承勳

邵謁

楊環

何鼎

何澤

簡文會

王詡

吳懷恩

鍾允章

植廷曉

邵廷珩

周

高固南海人周顯王時楚子熊商滅越而臣服之是為楚威王固以才能歸楚為威王相時魯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由固進之大都楚君至莊王最賢霸諸侯能討罪逆以服人心春秋進之子孫復能繼述以故文教日興五羊銜穀萃於楚庭南海人為畫圖以表著

固功故後世郡守猶繪諸廳事也初南海有勇獲者仕吳為夫差將周敬王三十八年黃池之會越敗吳吳太子友聞於王命王孫雒與勇帥師先歸吳後無聞焉南海介荆揚裔土周初王會以翟貢通稱為蠻揚尚力而已迄附於楚固乃顯庸有文事云

據廣州先賢傳 阮通志參修

謹案高固見黃佐廣州先賢傳阮通志辨之詳矣然自禹貢已有朔南暨聲教之文千年來豈無鍾毓固實相楚不能必其非廣產也自來言廣州人物皆先高固故仍之

漢

張買粵人也郭通志畢取傳云番禺人父戊以越騎將軍與華無害從高帝定三秦有功未及封而死買少善射知書拜中大夫孝惠

帝時侍遊苑池鼓權能為越謳時切規諷不自言父戰勳高后稱制丞相審食其乃言買父戊從軍時勞勩與終陵侯華無害同而身死子未有食邑於是封買為南宮侯傳其子生遂家長安建元初有罪奪爵光和中粵民祀買祠曰秉正云

據百越先賢志修

鄭巖田甲皆南海人武帝欲伐南越二人者首以越人歸漢帝令越人善射馳馬者選為越騎使二人將之並封歸義侯號其士為越侯兵元鼎五年秋蛙與蝦羣鬪占者謂南方兆也會呂嘉作亂命四將軍眾十萬征南越巖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巖善將兵而甲苛急眾未得前於是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已平南越開九都會東越亦反詔巖與甲即以越侯兵出若邪白沙

若邪

山在越州白沙東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平二人不加

封免前稽罪也據黃通志修

畢取番禺人以材勇事南粵王為郎呂嘉弑王立建德以叛漢命發兵討之樓船軍番禺東南取出戰會暮樓船敗之縱火燒城伏波營西北以諭降者取乃以軍降封為瞭侯建德與嘉夜遁於海上伏波司馬蘇宏得建德嘉猶未獲粵郎孫都知嘉走高昌稽得之封宏建德侯都為臨蔡侯據百越先賢志阮通修

謹案番禺志賈傳後有胡害華無害朱革三人嚴甲傳內復有何遺一人皆云越產未必定屬廣州也今不錄

鄧宓番禺人以謀畧權勇稱武帝征和未交趾部刺史羅宏

舉宓茂才為屬國都尉轉南海郡丞皆有聲歷曰南太守善

於柔遠民夷懷之卒葬馬鞍山光武建武中馬援征交趾駐

兵南海至其地每風雨晦冥聞人馬聲蹟之得宓墓據廣州先賢傳

郝通志

楊孚字孝元南海人章帝朝郭通志作建初中舉賢良對策上第拜

議郎和帝即位欲用兵匈奴孚奏言創造用武守業尙文故

周勝殷則有載戢干戈之頌太宗息兵嘗言自勝衣冠念不

及兵先帝繼述虜來則應未嘗先伐故孝章之諡追配孝文

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又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二帝之

謂也願陛下繩美祖宗毋輕用武永元十二年荒旱令在廷

議政令得失孚曰漢制郡國之士誦肄孝經察其志行選舉

孝廉故帝諡必稱孝者躬行化率也王莽不服母喪天下誅

之然今時公卿大夫罹父母憂不得去位而黎民孝悌力田反得爵級非所以為民表儀也且郡邑侵漁不知紀極貨賂通於上下治道衰矣宜詔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喪吏治必務廉平以勸選舉之士庶幾克誠小民副承天意帝從其議時南海屬交趾部刺史夏則巡行封部冬則還府表奏舉刺不法其後競事珍獻孚乃著南裔異物志以諷切之自後羅浮瑋瑁之屬日絕世謂能通神明孚家在江潁南岸嘗移雒陽松柏種宅前隆冬蜚雪盈樹人因目其鄉為河南孚後為臨海太守復著臨海水土記以正獻貢也世服孚高識不徒

博雅據百越先賢志阮通志參修

謹案河南楊孚宅今屬番禺

招猛南海人舉茂才為郎安帝元初中官大鴻臚卿掌諸侯

及四方歸義蠻夷與郡國上計而諸王入朝拜諸侯嗣子禮儀皆屬焉猛善於其職動無遺禮四夷重譯若高句麗馬韓元菟南夷諸國初附及就封入覲者凡至容臺肄儀行事猛舉制詔眎之悉愜其情云據百越先賢志修

謹案阮通志云姓氏辯證註招猛晉步招之後以名為氏番禺志云漢有大鴻臚招猛而已此傳疑後人擬造約畧後書百官志大鴻臚本注文支離雜湊參以後世語其稱元初中高句麗馬韓諸國初附尤為不攷按元初為安帝改元是時烏桓鮮卑南單于俱叛先零蠻越交侵非即叙順軌之時且自武帝時元菟久已為郡豈至元初始為內附此紕謬之甚者故存舊文而表出之

陳臨字子然南海人黃通志云今廣州香山縣家居海島奮志不同蠻俗

郡舉孝廉順帝永建中官蒼梧太守推誠而理導民以孝悌

民有遺腹子為父報讐殺人吏獲繫獄臨知其無嗣令其妻

侍獄中產一男郡人歌曰蒼梧府君惠及死能令死囚不絕

嗣德參古賢天報施獻帝建安中徵為廷尉卒後本郡以五

月五日祠之東城門上令小童潔服舞焉其後子孫蕃盛世

以為陰德所致云據廣州人物傳郝通志南海志參修

謹案阮通志云陳臨於順帝永建中已官二千石又

七十年至建安始徵為廷尉則年盈百餘矣當時惟

許敬為司徒時百餘歲繼美前漢張丞相蒼恐不數

數也順帝曾改元建康則建安恐建康之誤

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少有令姿耽意術籍年十五通毛詩

三禮春秋子立躬耕以供父母暇即講詩書陳禮法遠近多

從之遊鄉間或少為不善必相戒曰伯和得無入于耳否有

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南陽車遂字德陽聞正令名不遠

千里來投正道同志合恩如伯仲數年中遂得病正傾家救

恤疾篤命絕停尸於堂殯歛之禮如同生自送喪於南陽既

返遂以學行知名太守舉孝廉正負笈徒步入山遣家屬詣

府上舉板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辟不就後更辟正

難重違從詣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佐齋別駕從事假正正

慙俯就復上傳送本郡獻帝建安中卒葬番禺之東眾為樹

表曰有漢徵士董君之墓過者必式晉哀帝隆和中南海太

守袁宏追慕風采訪求世俗條列行誼聞於朝有詔旌表門

閭墓禁樵牧據阮通志修

廣州府志卷一百一十二
謹案阮通志云黃佐廣州人物傳靈帝熹平末張角
袁術起難天下大亂正觀天象知漢歷之不長輒掩
涕太息或勸使出仕嘆曰潛龍以不見爲德君子以
藏寶自完吾惟俟時何相迫耶董正見於廣州先賢
傳其書久佚然張角起事安得與袁術並舉哉黃佐
所引爲妄人改竄明矣故削而不取

疏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爲戶曹佐性廉潔家貧餉晏
不至同第人餉先至呼之共食源未嘗聽由是知名後爲尙
書郎練故事爲九卿所重故人有詣源欲通苞苴者源絕口
不答臨別便與訣曰子以言污我從此當與君絕耳居嘗拱
手端坐人望之儼然倬直遇隆冬擁敗絮震悼戰栗吏獻裘
堅卻之從司徒上書忤權貴得罪廢於家而卒

據百越先賢志阮通志參

修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天性惇愨幼知禮讓八歲喪父哀毀如
成人人事母至孝勤身奉養怡顏遜言朝暮供侍奇果珍味隨
進遇寒常身先溫被席母乃寢袁山松後漢書作母年七十
天寒常以身溫席而後授其
處夏月必撒帳而臥曰留蚊蚋恐齧吾母也制行雅飭口無
俚言足不及豪門待妻孥如嚴賓先世遺負郭田力耕自給
非其力不食也鄰牛數食其禾威刈芻潛納其門牛主知之
感威長者自後相率檢犢不復侵威田見老稚負於途率代
其任令異其行除吏不就強之則與母遁於增城令去乃還
母卒泣血骨立日進溢米食蔬醯者三年旣葬結廬墓側朝
夕盡哀白鹿止其旁馴擾如家畜世以爲孝感所致威與同
邑唐頌篤行齊名王僧孺之爲南海太守也下教求士有曰

此境三閩奧壤百粵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
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孝實人經則
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自是高尙獨往相望
於嵯巖懷仁抱義繼宗於前史蓋以廣之多賢由三數公者
倡也陳元士燮皆以文學震一時然躬行或少愧焉據廣州人物傳

唐頌字德雅番禺人以孝聞連遭父母喪摧毀幾至滅性逮
葬躬負土為墳廬其左朝夕哭踊捧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凡
六年有甘露降於塚樹彌月不已人或訪頌見白鹿拾食廬
次如豢畜咸異之稱為唐大孝頌自是終身衣不純采非祭
不近酒肉忌日必齋肅以祭見父母所遺物或經父母所歷
輒捧手而泣人始以為矯及察之恒然而後知其篤行蓋天

性也郡察孝廉仕為布山令布山在鬱林境民夷雜居號難
治頌輔以太和不事威讐民感其仁無梗化者卒民報祀之
南齊武帝永明中范雲為廣州刺史至任首遣使祭頌及羅
威廣人亦尸祝之其祠今不存據廣州人物傳

黃豪字子微南海人少好學年十六通論語毛詩弱冠詣交
趾部刺史舉茂才因授徒廣信徵至京師除外黃令約已儉
所得俸秩悉賜貧民凡所剖決一縣稱平是時鄰邑蝗蟲為
災獨外黃無有歲屢豐稔民先流移者悉歸附之闔境大治
其循良足稱云據百越先賢志修

三國吳

黃蓋南海人吳孫權時舉茂才為日南太守日南屢叛蓋思
所以懲之下車以供設不豐呼主簿前數其罪搃殺之一郡

大開蓋出避旋討定之自是稍知上下之分斂手遵法矣黃武四年冬魏主曹丕至廣陵臨江觀兵蓋從大將軍孫韶要擊之不驚遁改始安太守有能聲初魏人唐咨因亂兵推奉為主避誅浮海降權權以咨為將軍後討南海臨賀益有功將帥多交接之蓋曰為叛人竟不相見其疾惡類此太元中卒據阮通志修

謹案阮通志云孫吳時有二黃蓋一為泉陵人吳志有傳一為南海人見薛綜傳綜疏曰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搃殺主簿仍見驅逐則為兩人無疑矣番禺志作調停之說不必也

晉

王範南海人也好讀書有鑑識吳孫皓時閉戶不出或問其

繇對曰見彈繳而弗避非靈禽也處亂世而求聞達非知士也人以為名言郭馬亂廣州逐刺史徐旗範從旗避難朝夕不離側者五年既歸以琴書自娛未嘗妄交有司賢其行薦辟之皆辭晉平吳行九品官人之法州置大小中正以本土人為之刺史熊睦先賢傳熊睦誤作熊達薦州人德充才盛無踰範者乃以範為廣州大中正選舉人才第其高下皆愜輿論時祕書丞河內司馬彪號博學嘗著九州春秋盛行於時範閱之見其畧於嶺服乃蒐羅百粵典故為書名曰交廣春秋武帝泰康八年表上之訂述該覈見者歎服名動京師範為人卓犖不羣屏絕流俗篤學至老不廢交廣向缺修載自範始創為之據廣州人物傳阮通志參修

黃舒東莞人今隸新安字展公父教始遷於莞事親孝家貧力業

以供滫瀡侍親側盛暑不脫冠帶親所使雖千里之外往焉
父卒皇皇如欲無生躬負土為墳廬其側豺狼左右號舒竟
安之每夜靜哭聲出林薄隨風遠聞聞者為泣下曰進淖糜
一盂形容枯槁人勸其還哭而弗答母喪亦如之間巷咸謂
為今之曾參也有司奏旌其門因目其居曰參里參里之旁
有山亦以舒故稱之曰參里山宋沈懷遠南越志載舒事謂
不讓古人云據廣州人物傳
阮通志參修

陶延字世賞番禺人其先家丹陽祖父基字叔先為交州刺
史始夷人不識禮義男女相犇生子乃不知父基乃教以婚
姻之道訓以父子之恩設庠序立學校闔境化之留從子居
廣州生延延兼文武才晉元帝時以戰功至伏波將軍為陶
侃郎將湘賊杜弼誘五溪蠻寇武昌延將兵夜趣巴陵掩其

不備大破之當論功進秩會疾卒荆人還其喪於廣州據百
越先

賢志阮通
志參修

姚成甫番禺人幼聰悟以學義知名居父憂哀毀成疾嗜山
水不嬰世事惟以服食自娛吳刺史陸允苦南海水鹹導泉
為甘溪後寢湮涸成甫復濬之郡蒙其利晉簡文帝咸安中
採菊於菖蒲澗遇一老父教之服菖蒲成甫如其言身遂輕

健年八十餘卒據水經注百越
先賢志參修

黃恭字義仲南海人少恬漠刺史鄧岱器之錄為記室參軍
草檄聲罪山越讐服轉封山令有治才州察孝廉舉為佐著
作郎父憂去職服闋補廣州大中正於是蒐輯王氏交廣春
秋補其遺漏以君親倫理為重其論合浦之士有尹牙者為
郡主簿受知太守問其愁悴答以重讐未報即變姓名為執

之天子奇其才因赦不問此事邦君之大義也評者比諸刺客則謬矣丁茂孝感人謂之虛然則通於神明者非耶朱厓令女與母爭死不辱反為鄙論所菲皆違至道不應經義其他研覈皆此類也後復廣為十三州記首釋郡縣宏指世傳其書族子整為平越司馬博洽工文詞有集十卷今不傳據水經注百越先賢志參修

楊平字伯衡南海人好學篤義明習孫吳弱冠以才畧為郡從事歷盪寇校尉穆帝永和五年拜交州刺史征西將軍桓温遣督護滕峻率交廣兵伐林邑王范文敗於盧容平自將兵迎峻退次九真更運粟治軍而文已被創死子佛代立七年平與峻復進軍壽洽浦入頓郎湖討佛於日南故治佛連壘五十餘里平與峻力戰大破之佛竄川藪遣其子及大帥

面縛請罪軍門平遣武士陳延勞佛與盟而還林邑自是貢獻不絕詔加平龍驤將軍封南陵縣侯據水經注阮通志參修

謹案此傳各志多歧黃通志作遣其子太師阮通志因之而分注云水經注無其子二字今遵 武英殿本水經注太師作大帥武下加士字勞佛下刪子字餘仍舊焉

洗勁南海人家本武帥世為部曲至勁讀書尙節操為廣州中兵參軍安帝元興三年冬十月盧循寇廣州勁帥兵五百人出戰城陷被執循欲釋而用之勁叱曰賊奴乃欲凌國士耶遂遇害刺史吳隱之上其事安帝義熙中追贈始興太守曲江縣侯諡忠義據百越先賢志修

宋

周靈甫增城人有膂力慷慨知大義家素以財稱有家兵部
曲萬餘人仕至南江督護孔默之刺廣州愛之其子熙先復
善靈甫宋文帝元嘉中熙先攜至建康薦之得官累遷伏波
將軍後熙先謀立彭城王義康以錢六十萬使靈甫於廣州
合兵靈甫知諫不從長往不返熙先就擒靈甫聞之縱酒憤
歎盡散所與錢賙貧者謂人曰負人之託不信敗人之事不
忠失忠與信吾覩然人矣遂扼腕而死據廣州人
物傳修

謹案阮通志云增城縣南五十二里有金牛潭相傳
縣民張安釣此潭於石上得金鎖大如指牽之愈出
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刀斷得數尺遂至大
富其後靈甫亦好釣見此牛寢伏石上旁有金鎖往
掩得二丈許遂以財雄為江南都尉皆晉安帝義熙

時事其說本於竺法真撰羅山疏載羅浮山志然增
城志云靈甫見宋書范蔚宗傳其於孔氏有知己之
恩而不與其亂可謂能知大義者潭中金鎖之說頗
誕不敢詳也

齊

區金字南貴南海人宋武帝孝建末客揭陽齊武帝在潛起
義師征豫章賊金為首領從大將往平之至金陵事齊高帝
比受禪用為右武衛校尉以女為美人累擢至郢州刺史子
穎亦以恩授甯州刺史穎子伯虎陳書作白獸蓋
唐人避李虎諱知勇絕人
積有軍功益折節讀書官新州刺史撫綏民獠政平人和陳
寶應連留異為亂伯虎從都督章昭達討之三世刺史亦嶺
海盛事也據阮通
志修

謹案阮通志引番禺志云齊書武帝紀帝當宋時為
顛令會晉安王子勛反江州帝以南康郡起義兵避
始興相殷孚眾強乃退屯揭陽山中聚眾三千人破
南康走其相戴凱之帝據郡城遣軍主張應期鄧惠
真將三千人襲豫章帝自南康下破走談秀之事平
徵為尚書庫部郎則是豫章賊謂談秀之等所從之
大將即張應期鄧惠真也至金陵謂隨帝以尚書郎
徵入都也郢州舊志作尹字之誤也甯州在今雲南
齊無新州區伯虎之刺新州當在梁時此其本末可
考者也

盧度字孝章中宿人有材畧嘗隨張永北侵魏言於永曰魏
人所恃者特淮水耳我以輕兵擒其游騎多張旗幟為疑兵
彼必不敢渡因而擊之此上策也永不能用果為魏所敗度
阻淮水不得過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與兩楮
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
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
第取食逆知死年月武帝永明末忽置酒與親友別曰吾返
其真矣至期果卒度預知未來行事多神異世稱其有道術
焉在中宿時棲息金芝巖有枕石在邑人至今目為盧公臥
處據齊書本傳廣
州人物傳參修

謹案中宿縣今之清遠

梁

覃元先南海人也初名無名勇力善騎射齊末反者四起元
先募民兵據有番禺梁高祖興慶州刺史李堅遣人說之使

歸梁任孝恭代堅為書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方盛族嶺表豪門籍譽既深流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生平而莫即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儀門勒鐘鼎提干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粵大記作資運際風雷兼文武鴻私弗替應茲閩外麾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刺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俟高算得書即詣闕降高祖召見謂曰公當立勲業書彝常奈何無名乎遂改今名拜東甯州刺史在任累著戰功加雲麾將軍侯景反元先與賓化侯蕭雲討之擒斬賊將所向無前會元先卒於師雲遂遁歸南海據黃通志修

謹案番禺志云齊州郡志無慶州當是愛州但愛州

之析在普通四年非梁初也李志以愛州分交州置草書相似或即交州也任孝恭於太清二年被害去梁武受禪時四十餘年以此推之為書時年甚少而此書則誠齊梁文詞非偽造耳

馮融番禺人北燕主宏裔宏為魏所敗竄於高麗遣其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留新會融業之孫也事梁為羅州刺史能以禮義威信鎮於俗汲引文士相與為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誦日聞每行部所至蠻酋焚香具樂望雙旌而拜戒其下曰馮都老來矣毋為不善以櫻罪戮都老俚言官長稱也自是溪洞之間樂樵蘇而不罹鋒鏑者數十年初融之蒞政也雖三世守牧然他鄉羈旅號令不行乃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婚於郡大姓洗氏洗氏戒約本宗使從民禮與寶參

決詞訟俚人始相率受約束融得人心洗氏力也融既卒郡人思其德祀之自融以上墳墓皆在新會寶以後乃居高之

涼德焉據廣州人物傳修

陳

劉刪番禺人郭通志金通志郝通志張府志南海志俱作南海人字正簡少篤學有志

操州郡舉為諮議侯景之亂侯官令徐伯陽浮海至廣州見

其文歎曰嶺左奇才也及伯陽為司空侯安都記室亟薦其

詞學宣帝太建初召至京師除臨海王長史與記室張正見

輩為文會之友王以其才行深禮遇之卒於官據阮通志修

唐

鄧文進南海人家雄於財文進獨折節讀書士趨其門文進

皆館穀之賓客至千餘人擇其勇畧者使扞鄉里俚峒夷獠

聞風悚服隋末盜賊遍天下五嶺亦擾文進散財集兵以赴

難旬月之間眾數萬掠地至始興時賊帥林士宏據虔饒兵

不克進與戰輒敗於是保有廣韶二州歸者如市時豪酋楊

世畧據循潮馮益據高羅甯長真據欽廉桂林諸郡文進皆

通書定盟同歸於好百粵之地免於兵革文進力也無何士

宏稱帝遣使至番禺授諸帥以偽官文進獨不受唐高祖武

德五年四月文進統所部降賜勅獎勞即拜韶州刺史既仕

益盡心民事移郡治於水西梁王蕭銑發兵攻樂昌文進堅

守累立戰功卒贈鷹揚衛上將軍文進理郡有威為民所畏

每戰奮臂一哮風雲變色軍中謠曰鄧守一哮百夫避途言

其勇也沒後多著靈響郡人立廟祀於樂昌復配享張文獻

公祠景泰中追諡忠襄子孫留韶遂為始興人又有廣州大

姓馮子猷者馮益族子家有部曲復雄於財高元朝每五管征討恃以為援云據廣州人物傳修

敬元禮番禺人以薦官吉州參軍武氏之亂御史李福業與桓彥範謀興復唐室及武三思用事彥範等被殺福業亦流

廣州元禮見而敬之福業嘗賦守歲詩冬去更籌盡春隨斗柄迴寒暄一夜隔容元禮家俱坐死將刑謝元禮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舍公奚

忍乎見者咸服其義據黃通志修韓澄字伯源南海人曾祖瑗三原人顯慶中為宰相諫廢王

皇后立武昭儀帝大怒褚遂良諫被貶瑗救之許敬宗李義府誣瑗不軌貶海南卒籍其家子孫配廣州官奴澄生長南海勵志讀書嘗默禱於羅浮山神祈復世讐義府死始以秀

才得薦官至汲郡太守郭英乂作變澄以軍功自普州刺史加尚書兵部郎中嘗巡歷至義府墓私發其尸鞭之果符所

禱人皆義之從孫子泰元和中官至漳州刺史悉心為治官吏懲懼百姓安謐韓愈刺袁州嘗舉泰以自代云據阮通志修

蘇妙字觀妙南海人先家雍州武功父乂為京兆少尹始徙廣州妙幼奇穎讀書通大義累官至泉州刺史有惠政行春

門樓有白雀來巢見妙出每飛集車蓋上泉民歌頌之先是父以父瓌兄頹世承台衮每懷盛滿名其二子長曰復取萬

物並作吾觀其復也少曰妙取嘗無欲以觀其妙也兄弟皆好道奉事老子而儒行亦修云五世孫紹之最知名據阮通志修

韋善道字守約南海人代為郡著姓博學能詩不好章句少作縣吏節度使張九章與語奇之免其役俾佐書記益究墳

列傳一

籍遂通三禮掌帥府威儀為零陵令歲旱民流移為盜開倉

賑之境内遂安遷郴州太守有訟鵝者問其所飼甲云稻穀

乙云糠飯叱而留之明日視遺矢有芒殼召甲歸之人服其

明兄弟訟田召終鮮者給之訟者感悟更為輯睦有八子長

注遜蹟不仕闢園池朝臺之陽曾元累葉不應辟舉號韋隱

居家許渾詩秋來鳧雁下方塘繫馬朝臺步夕陽村逕繞山

枕簟涼西去磻溪猶萬第七子滂登進士第上章歸養善道

沒後乃出仕官至象州刺史陳陶送韋七使君赴象州任詩

盧宗同字望淵南海人少時讀書忘寢同舍生嫉其所作假

以他事毆之宗同遜謝不與校由是為鄉鄙所重舉元和十

年進士官集賢校理聞父有疾乞告歸卒宗同嘗寓長安有

題慈恩寺塔詩時人傳誦愛之為刻木榜據阮通志修

李文儒字元質郝通志張府志誤作文質南海人少以詞翰知名仕為番

禺從事元和中應湖南辟道樂昌眾推作泐溪石室記揮毫

立成見者駭服轉觀察推官羅曼東還帥府孔戣延為記室

會韓愈謫潮州文儒請於戣加優禮郭通志作文儒以愈名

戣從之月給送使錢郭通志錢五十千愈謝不受時論兩賢之後在

湖南以侍御史充節度使判官江陵有兄弟甲科者帥召之

謙固辭帥為書責其傲幕客不能終篇文儒為足之曰韓韓

棣華異有懷而靡及幡幡瓠葉同式飲以庶幾謂其非奉使

也其人惶恐謝過成禮而去帥大悅厚幣謝之太和中遷明

州刺史其地瀕海每番航至商賈雜湊文儒豫行禁令民夷

不犯性剛方每譙歌妓未嘗正視小吏誣民為盜即坐以其

罪比罷歸家徒壁立惟玩圖書而已曾孫休亦好學有祖風

據黃佐廣州先賢傳修

區册南海人區治子之後册喜讀書家徒壁立挾卷呻吟無少倦下筆爲文千百言滾滾不休郡守以下皆重其文采貞元十九年監察御史韓愈貶陽山令册冒險往陽山師愈愈亟稱許及歸省親送之以序其見重如此時又有區宏者亦遊愈門愈有送宏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宏蓋與愈周旋頗久愈遷法曹時宏送至荆門及愈入爲博士宏亦隨之丹陽洪興祖謂宏卽册然其始末不類或其族人也據廣州人物傳修鄭愚番禺人家世殷富騶童皆紵衣鼎食愚幼穎力學嘗作詩云臺山初罷霧岐海正分流漁浦颺來笛鴻遠翼去舟隱然有濟川之志識者知其公輔器文宗開成二年進士擢第

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尙書郎懿宗咸通初爲桂管觀察使廉察吏弊闔境肅然二年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苛慘淫刑爲邕州軍士所逐詔愚代之瘡痍嗷嗷方撫循不暇會南詔入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兵二千詣邕州受愚節度而嶺南東道又奏蠻兵必向邕州宜先保護未可馳赴乃敕愚分兵備禦而所發諸道兵竟不進襲又奏求益兵愚支持半載邕州得免無虞朝廷復督責之愚乃自言儒臣無將畧請任武臣乃詔義武節度使康承訓代愚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亟往救襲已無及矣承訓奏愚在鎮善禦守狀朝廷始知其功召爲禮部侍郎咸通八年知貢舉舊制詩賦題多出古句士易蹈習時詔放雲南子弟還國愚以此試士拔鄭洪業第一輿論翕然黃巢平

後廣州殘破僖宗中和初出鎮南海以撫綏功召拜尚書左僕射後三載薨無子詩文多散逸不傳愚鎮廣時嘗於越王

山構亭作記今亦佚

欽定全唐文鄭愚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并序天下之言道術者

多矣各用所宗為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不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為道家之言故老莊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濫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嗟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况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歷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來不必寂城市不必喧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冥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踳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不能得其傳當其傳皆是時之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林穹谷不知其嵐幾千百重為熊豹虎咒之封虺蜮蝮蟒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跡樵叢不敢田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屨足背間來游庵於翳替非食時不出淒淒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明門殆庶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猶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生

之厚也且死生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死必無得於生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稍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于有餘人自為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遠裏首為民惟恐出崔崔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己輿親為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固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鬚髮為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窆於大瀉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早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諡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牒甚明此不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其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諡號及墳塔以厚其終豈達者所為耶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讐行坐則思想偃臥則魂夢以耽沈之利欲投老朽之筋骸餐飯既耗齒髮已弊又披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形休影捐慮安神自

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啻如行路利養悉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始流於後嗣淫淪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乎臻無有會事千百不可梗概各言宗教自號矛盾故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影氣乏嘗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間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况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瀉來知予學佛求為讚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偉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虔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則又曰吾徒居大瀉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予又不得為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虞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始迄其銘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立其意不專以褒大瀉之事云爾銘曰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深無蹊虎日嘯猿又啼雨撼撼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攜彼上人忘其身一晏坐千餘旬去無疏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真物藏百慮陳隨婉轉任崢嶸雲糊天月不明金在鑛火收熒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立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地目前非艱難不幽元哀世徒苦馳驅覓作佛何其愚算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棄知覺求形模近似遠

易復難但無事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被人漫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眾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裏無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牛阿房鬼五通專覷捕見西東禁定任陽朦矓與作為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為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狐疑其下說設文詞識此意見吾師據唐詩紀事郝通志阮通志參修

謹案阮通志云唐詩紀事謂愚唐未為相而新舊史皆不書蓋僖昭亂世史失其職故劉煦宋祁靡所據爾文苑英華咸通中愚自禮部侍郎除鎮廣南西道時懿宗制授守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稱其挺超卓之奇名蘊精剛之利器宣布惠和棟材旂績已以相業期之其召還在僖宗乾符中當以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可知矣

鄧承勳南海人績學膺薦上京師從宰相劉瞻制誥久之登

乾符五年進士為虔州郭通志金通志誤作處州司馬待選家居節度使

柳玘禮重之錄其家範以教子孫會黃巢破廣州執節度使

李迢索玘急承勲潛以小舟濟玘免難巢賊平承勲拜江州

刺史謝病歸據阮通志修

邵謁本清遠人後徙曲江復徙翁源家焉善吟咏長於樂府

有詩十集今不存初為縣吏令有客至目使搯牀者三謁不

應令怒謁瞪目視曰咄吏豈供汝搯牀者耶讀書于祿易與

耳大丈夫安能俯為人役令益怒左右提曳之謁不為動掉

臂出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學苟不成有如此髮發憤

讀書學成為有司所舉抵京師隸籍太學聲華奕奕所交皆

名士然剛燥與時戾其論政一篇語尤切直是時藩鎮強戾

宰相多非其人故謁語及焉以是不第甲科已而釋褐後赴

官不知所終嘉靖間黃佐得其集於秘閣梓之傳世據廣州人物傳

修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懿宗咸通末登進士第初

任省時夢登高臺耘草得玉麟及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

子居是職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拜官後時事日非拂

衣歸隱至德令周繇與環友善極稱許之又有韋隱居黃隱

居者家於朝臺往來羅浮與環莫逆日以琴樽自娛時人稱

曰南濱三隱據廣州人物傳百越先賢志參修

謹案阮通志引黃通志云黃隱居住羅浮疑卽刺史

黃勵韋隱居卽韋善道長子

何鼎其先曲江人後徙番禺少聰悟日記萬言宣宗大中初

進士筮仕著作郎遷瀧州司馬以能名節度使李迢一作禮

重之累遷容管經畧使時承亂後民生憔悴鼎加意招徠賴以安堵峒賊梁宗煽叛鼎單車往說之賊徒露刃林立鼎從容諭以禍福且曰汝曹何不兵我宗與其徒皆拜泣曰竊聞使君高誼久矣開示逆順是吾儕再生之秋也其敢違命以干天刑卽散其衆歸耕終鼎之任無胥篋者廉辨二州歲大禮賑濟不足以俸周之鼎小疾民有燃指禮佛爲之禱者時朱全忠強逆不臣鼎善星厯誠諸子曰汝慎毋事全忠全忠克惡類祿山必有慶緒之禍以勢觀之全忠必將改王以星象言之唐家當復興晉分野有王氣其在河東乎鼎沒後友珪弒全忠莊宗滅友貞一如所言諸子守其訓皆事莊宗子

澤最知名據廣州人物傳修

後唐

何澤番禺人鼎之子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畋獵踐民田澤伺莊宗至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方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恣畋游以害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請置太子侍讀敕曰澤處班行深明典制固根本而別彰憂國上封章而足表匡君其所敷陳實爲允當特議施行是時儲宮久虛士論韙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顙北望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旣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賦役兵部歲給蠲符而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

弊明宗下詔廢之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求為給諫鳳薄其
為人以為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
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
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於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
即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
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人為太常少卿以疾卒於家
黃佐廣州人物傳論曰澤之事明宗也嘗於內殿起居班退
獨留以笏叩額北面呼曰明主明主史臣以為外雖直言而
內實邪佞明宗暮年澤慮國本未建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請
立秦王為太子史又以為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然明
宗於五代號少康目以明主亦臣子尊稱之常五代諸君篡
弑相踵未有建儲者使秦王果立國有長君從珂未必能遽
取也可多罪澤哉 據五代史黃通志阮通志參修

南漢

簡文會南海人乾亨元年改南海為咸甯常康二縣遂為咸

甯人幼穎攻書善詩為人耿直南漢劉龔開進士科擢第一

人及第累官尚書右丞逮事劉晟諫其暴酷晟怒謫禎州刺

史卒於官所居鄉號魁崗堡其居有簡狀元井後倫文敘居

其地亦狀元及第云 據十國春秋黃通志郝通志參修

王翹 一作翹 南海人也乾亨初舉進士拜中書舍人會白龍見

南宮翹進白龍頌文采斐然大有七年昭陽殿成翹又著昭

陽殿賦上之獻賦者數十百人翹為第一每賜予稍緩翹必

揚言曰吾賦字字作金聲何受賜之晚也其自負如此 據十國春秋

秋修 吳懷恩番禺人事劉龔為內府局丞性謹愿典衛二十餘年

未嘗小有過玠襲位遷內常待玠好宴樂東西教坊伶官干

餘晝夜出入宮中懷恩諫曰今禁中簫韶府百餘人善音律

黃州府志 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一

夜宴用此足矣教坊雜入禁中恐雜人竊發不可不慎玠不聽果為陳道庠所弑晟襲位授宮闈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巨象指揮使吳珣伐楚攻賀州楚決勝指揮使徐知新救之未至懷恩已拔賀州鑿大穿城外覆以蒺藜加土下施機軸自擊穿穴通穿中知新至攻城穴中機發楚兵悉陷懷恩從擊之楚兵死者千數知新遁懷恩乘勝取梧州按歐史拔賀州後攻桂州及連宜嚴州者兼賀桂言之也通鑑則攻克賀蒙桂後又云因以兵畧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是十一州矣十國春秋說同始盡有嶺南地加濮陽縣公蒼梧縣感報寺銅鐘款文維大月庚辰朔十六日己未弟子萬華官使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上柱國吳懷恩鑄造按此銜諸書未及附注於此大寶中宋取郴州銀懼以懷恩為桂州團練使治戰艦懷恩馭下嚴每舟成必躬臨視材有良窳不等或制度不如法輒榜

役工役多怨及造銀龍舟成懷恩以絲裹手徧捫鈎楯匠人

區彥希在旁運斤斫懷恩首墮船中左右悉驚走懷恩以善

戰冠時所至有功及遇害國人憂之據通鑑九國志參修

鍾允章其先邕州人博學瞻文辭劉龔設科取士允章以進

士及第累遷中書舍人晟襲位尤被寵遇凡誥敕碑記多命

屬草援筆立就嘗侍游羅浮山應制為詩每褒賞之曰允章

倚馬才也附錄允章雲華御室記大漢享國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已酉季冬莫開十四葉上以萬幾有暇四海

無波時屬祁寒節當冬狩九卿扈駕百司隨鑾巡英州舍於閩石翼日排僊仗整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塵上衣龍章絳袍曳鳳文翠綬佩流黃鏤金之劍御飛靈凌厓之輿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堯味道探元奉真元之化端拱垂衣返澗樸之風百度惟貞九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槩也得非元化興機巨靈運智丹臺瞻室真為上帝之居乳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壺天晝永幽禽語而洞壑雲深神草含華元泉瀉瑞於是拂石床而設御停玉輦而凝旒遂感龜鶴呈祥河宗效

器俄頃有一道流衣短褐歛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欲躡雲而舉令野人且伏火延神秘丹於靈府並云後五百載當有真人降此子宜以其還丹呈獻昨畧算之起重光單闕之歲迄屠維作噩之年將四百九十祀果令金德主來幸驗其君之言明矣野人因匍匐而來上喜聞所陳問仙者靈丹何在野人曰咫尺耳遂捫蘿于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金書古篆題九蛻之丹四字內有神丹七粒大如黍粟光影射人仙者開函取丹躬自持獻野人遠旋踵隱入石縫間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曰聖人德契元微感茲靈異尚以兆民係念四海為心雖獲還丹未宜輕服上然所奏遂屏去左右迺召從臣吳懷恩捧丹隨御於石室深處鑿石秘之眾莫知矣擇日亟命道眾設壇場陳齋醮以申告謝靈貺由是龍顏開豁圓蓋舒情緩撫瑤琴弄清泉之激越親灑宸翰奮睿思之縱橫奏九成之簫韶煙霞縹緲感百獸之率舞洞府誼闡羣后子來皆朝於禹會眾僊萃至競祝乎堯齡微臣榮近薇垣獲隨鑾輅紀僊靈秘奧之事愧乏好辭頌聖朝煥赫之功慚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兢惶時乾和七載記 拜工部郎中

知制誥乾和六年使楚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畧南土乎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狀晟遣吳懷恩吳珣等伐之克賀桂連宜嚴梧

蒙七州以允章首建議賞資不可勝紀有司奏允章名儒宜為儲輔晟命教長子衛王繼興繼興即位更名鋹以允章藩府舊僚擢尚書左丞參政事鋹淫戲無度委政宦侍陳延壽龔澄樞女巫樊胡子宮婢盧瓊仙等朋妖亂政允章深嫉之抗疏請誅數人以正綱紀鋹不從羣小仄目大寶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指揮壇上宦者許彥真望見曰此謀反耳拔劍登壇允章迎叱之彥真走告鋹鋹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耶澄樞李託等證之乃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泣曰吾無罪以誣死不恨第二子幼不知父冤長公當告之彥真聞罵曰反賊欲使子復仇耶入白鋹並捕二子遂族誅之是日天色慘黯行路皆為掩涕彥真誅始收葬焉弟有章文學與兄齊名累官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銀時建天華宮於羅浮山又立雲華閣及甘露

羽蓋等亭命有章為記辭采宏贍先允章卒據五代史十國春秋參修

植廷曉東莞人為南漢將見銀暴日甚解兵柄歸宋開寶三

年太祖遣潘美率師伐漢破李承渥拔韶州銀顧諸將無可

使者始起曉為大將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宋師又以宮媪

養子郭崇岳為招討使與同事崇岳無謀惟禱於鬼神而已

四年春美克英雄二州進馬逕砮於雙女山廷曉謂崇岳曰

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疲之餘

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弊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

崇岳陣後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據金通志修

邵廷瑁東莞篁村人為南漢主劉鋹將官至禹餘宮東面招

討使內侍監上柱國宋太祖受禪廷瑁言于鋹曰漢承唐亂

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

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

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

能已宜亟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惜

然莫以為慮惡廷瑁言直深恨之及宋師南伐克郴州銀始

思廷瑁言命為招討使率舟師屯泚口會宋師引還廷瑁招

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言其反

銀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請加

考驗不許乃相與立廟泚口祠之據東莞志修

南海李徵霽分纂

南海梁 起初校

番禺金佑基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順德羅

槩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百十二終

廣州府志卷一百十三

列傳二 宋

古成之

馮元

梁杞

丁泰

成諱

林脩

劉富

黎晦

丁璉

霍暉

黃洞

張書言

梁觀國

黃勳

孔元勳

張謙光

吳羣

陳康延

馬持國

陳儻

趙思仁

孫楫

孫師仲

遜遠

裔孫友龍

瓊

王知

兄書行

從弟熙 李康臣

父粹

弟元凱

李諤

羣子純臣

孫雍

雍子莘

孫宜祖

姪洪彥

孫棫

長子生

黎如璧

簡克己

陳去華

譚凱

林橐 田知白

曾槐

弟機 子嘿 孫肅翁

韓經

弟緯

鄭漢章

鄭昊 鄭用淵 歐福慶

崔與之

父世明 子遂

陳天覺

吳英

子宗道 宗達 宗遇

楊汪中

蒙甄

吳文震

鍾啟初

弟鎔 鐸

溫若春

裔孫舊聞

劉鎮

弟鎔 鐸

趙崇模

翟傑

陳謨 陳慥

蘇之奇

子光祖

李仕修

梁文奎

從子該 詡

李昂英

子志道

陳應辰

錢益

次子夢驥 以上宋

宋

古成之增城人性簡靜力學不怠雍熙二年應進士是年上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有司擬奏梁灝第一次成之預傳之外有張賁劉師道者疾廣南人居上乃召成之夜飲置藥瘖之比明臚唱成之不能應上命扶出報罷或勸訟以自明不應也端拱初再舉進士以貢舉歸春官不復臨軒於是禮部放榜成之名在十九而都下競傳賁與師道事上召詢欲置二人於法成之顧謝無有太宗嗟嘆久之初調元氏尉以能著改知益都縣為政以惠民為本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校書郎張詠與語深器之李順之亂蜀也詠出知益州辟成之知魏城縣先是宦者王繼恩討賊至綿兵不戢居民避兵多道死都邑為墟成之至運米濟饑發藥瘳疾活者數

千人事稍定卽立學校課農桑民忘其亂咸平五年蜀又有警復以詠知益州詠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綿竹縣其政如魏城未幾卒官初宋興嶺南風氣未闢士人無應進士者舉進士自成之始故當時有寰中有道逢千載嶺外觀光止一人之句著有刪易注疏並詩集祠廣州學宮據增城志修

馮元字道宗南海人高祖禧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事劉氏傳三世至父邠廣南平入朝爲保章正元幼從崔頤正孫奭爲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善羣居講學號四友大中祥符元年戊申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諫議大夫謝泌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尙幼能盡通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補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

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因薦之真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爲泰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物帝悅賜五品服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天禧初數與查道李虛己李行簡入講易於宣和門北閣盡上下經帝稱元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改三品服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王王旦又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遵度卒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它職如故數獻歌頌兩宮賜予甚渥仁宗卽位遷戶部員外郎爲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學厯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

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奭元並進士議悅服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十一月爲南郊鹵簿使七年爲翰林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士林榮之判都省三班院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判吏部流內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享宗廟爲鹵簿使四遷給事中明年耕藉田使任明道元年當監護宸妃葬事及帝親政追册宸妃爲莊懿皇后改葬永陵旣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爲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上悟卽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復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褒答修景祐

廣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四年春足疾氣愕屬李淑宋祁爲銘志四月卒年六十三賜賻錢三十萬絹百匹贈本部尙書諡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謁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祭日與門生誦說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尤精易七歲時方讀易每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後有言其非者上遣中人就元舍問之元槌班固律厯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明日召見邇英閣上謂曰向考正大樂患其寢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

較衡斗皆不讐微元言莫能正其謬也嘗預注真宗集同修
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義疏又明楊雄方部學欲為諸
首作章句並分撰宋朝會要皆未成書家人攜其遺文得數
百篇詩百餘章宋祁稱其清緻平粹類其為人今不傳無子
以兄之子諱為後蔭授衛尉寺丞孫二人將作監主簿據阮
通志

謹案阮通志引明一統志云元三世事嶺南為日官
隨劉鋹歸宋遂家開封黃佐謂元墓當在其地南海
志稱元葬廣州何村俟考此舊南海志之譌也今考
康熙乾隆南海志何村之墓乃元父馮邴而元實留
葬開封云戴璟通志辨之詳矣番禺志又有一馮元
字大本師事香山黃佐明嘉靖丁酉鄉薦辛丑進士

梁杞番禺人今嶺
香山性醇謹好學通五經直郡庠仁宗慶曆六
年丙戌進士初為連州司理讞獄詳明部使者薦為桂陽令
恤孤寡抑奸猾作陂池教種藝平賦役弭盜賊庶務悉舉虔
商有擾市廛者設方畧逐之邑以大治仁宗嘉祐中遷比部
員外郎尋以朝奉郎通判鄂州軍事俗尚巫鬼為置局醫斥
去淫表陋俗為之一變甯宗熙甯初致仕與運判徐九思議
立香山縣事不果行然後竟成縣治啟其端者杞也是時海
曲族望稱陳梁二家而杞家聲尤著稽其譜牒顯仕者十餘
人散在他邑凡千餘指經畧使仲簡序之其裔孫現籍番禺
理宗嘉熙二年進士知南康香山志知
南安軍作興學校輟俸增祭
器課試諸生舉行射禮民皆懷之據黃通
志修
丁泰字尙寬東莞人祖巨源留守判官泰有大度喜施予慶

歷七年歲大祲鄉人之食嘗出廩困周之賴以全活者甚衆其孫楫紹興中官節度掌書記以才能稱

據張府志修

成諱三水人少學劍術美丰儀善詞賦慶厯間儂智高猖獗所至嚮應嶺海騷動時命狄青西討余靖孫沔參佐兵屯鴨埠水口諱曰時不可失也徒步往謁以策干青等語及古今成敗關塞虛實厯厯可聽因與定計奏補帳下參軍抵邕州踰崑崙關所向必克智高既平上賞功累官至廣東安撫使以親老解印居家訓兒曹以忠孝誠敬親睦黨族卒諡忠烈里閭懷其賢廟于胥江之湄歲時致祭迨元運衰左丞東莞何真舟次烏石岡欲脇民附已日暮見人布滿山澤聲振天地中有黃袍白馬者日如電光左丞知其為神竟不敢犯乃引兵去民免塗炭實諱之靈也

全上

林脩南海人輕財好施嘗造淨慧寺千佛塔元祐初官京師授寶雞縣主簿時司馬溫公書儀及居家雜儀未刊行脩手錄以為家法脩之孫曰師仲曰遜曰遠皆好學循禮黃庭堅謫居涪州師仲往謁庭堅勉其教子讀書後師仲兄弟創義齋延賢師以教子弟及諸生隆興初有登第者質夫師仲字也遜遠居母喪一遵禮制侍郎胡銓作素冠說以貽之遜字復之遠字思之今林氏家藏山谷教子帖及素冠說尚存

通志

劉富南海人仕試將作監主簿告歸熙甯元年知廣州張田徙郡學於國慶寺之東未及建而卒富捐資自效殿堂廊廡次第將完轉運使陳安道以為卑狹止之繼田任者程師孟蔣之奇發官資成之富復以負郭之田直錢五十萬資於

學懷化將軍辛押佗羅者蕃酋也聞風興起亦捐資以完齋
宇且置田為久計後置別舍以來蕃俗子弟之願學者鬻舍
之成廩食之備富之功居多宏治間建厓山全節廟大忠祠
新會義民趙思仁助錢二百千皆可謂見義勇為者矣據黃通志

廣州人物傳修

黎晦字元熹東莞人慷慨好義清熙間邑令王中行議遷學
晦請曰某有地在東城外術者謂當世出科第與其私之孰
若公之中行大喜即地建學晦四世孫友龍字士震官校書
郎元至元二十八年邑人議修經史閣友龍慨然曰是吾責
也即出已資重建李春叟記之明嘉靖中提學歐陽鐸檄建
義祠於學右祀晦友龍及其裔孫瓊瓊嘗捐學前魚池以供
春秋祀云據東莞志修

丁璉字玉甫番禺人杜門讀書講明經學問業者日至神宗
元豐二年己未登時彥榜進士授融州司戶歲祲民聚為盜
立法賑濟邑境獲安論功遷宣教郎尋拜大府丞兼知稌庫
改朝議郎賜銀魚哲宗元祐六年夏人侵靈州廷議討之璉
言天下之患當先其大者契丹猖獗積有年所朝廷無以制
之此元昊餘孽之所以敢肆請休士氣養精銳儲財粟專意
北邊為豫備計則西賊膽落然後以餘力討之未晚也當國
者惡其言出為桂州府教授哲宗紹聖初以薦授左朝散郎
知連州郡苦水害璉相地勢築隄防民便之陽山境有銀穴
流民匿其中夜出劫掠設計擒之元符三年轉朝散大夫賜
緋魚致仕卒年七十三璉性廉潔與物無忤而政號剛明博
學多識退藏若愚鄉鄰稱其長者知廣州蔣之奇以才自負

每輕廣南人士嘗汎舟與璉游九曜石劇談至三鼓驚曰君學問精博中州士不如也又語人曰景有沈珠浦人有丁玉

甫吾來嶺外所愛者此耳

據廣州人物傳修

霍暉字明甫南海人篤志向學與節度使推官馬存游暉文淵古思易其習存為序以許之乃不變焉初仁宗皇祐間新會龍山水色變紫者旬日人以為瑞暉謂清者水之真體也變而為紫非正色其水之怪乎水陰物也陰之類為小人為盜賊奸宄今水失其常性恐其關於國家矣因記其事後蔡京童貫輩當國有金人之變江南盜賊蠡起皆如其言哲宗元祐初入太學時詔舉八行咸以暉應命官終海豐縣尉時東莞王知亦有學行同預是科十五年舉進士以親老求歸初一軒濟陰學士昭玘為記述其懿行未仕卒廣之士以八

行著者僅暉知二人鄉評咸謂無媿色云

據廣州人物傳修

黃洞字明達南海人性度元曠博學能文自經史百家以至浮屠老子之書罔不究心焉舉於鄉數奇不雋元祐初蔣之奇知廣州聞洞名遂相往還時或唱酬之奇自以為不及會妖人構亂洞為畫計平之自是尤服其才紹聖改元蘇軾謫惠州洞又與游嘗同軾登鑿空閣賦詩元符三年十一月軾被命北還洞與吳復中何崇道李公弼林子中穎堂通三長老自番禺追饒至清遠峽同游廣慶寺而返洞為詩瑰奇時出新意為人所傳誦然志大才疏竟不及顯庸云

據黃通志東坡集參修

謹案阮通志引廣州人物傳云洞好談神仙變幻之術嘗言陳仁嬌之事於之奇曰郡人陳玘女仁嬌者

女仙也嘗夢為逍遙游餐霞飲液及寤不瞑每思奮游不可得忽中秋丙夜有仙數百從空招之仁嬌超然隨眾謁帝所遂掌蓬萊紫虛洞天儔侶五人元祐元年降於洞家者再此蓋麻姑之亞也公盍傳諸之奇遂為作傳洞為之奇所親重如此

張書言番禺水西人今隸從化先世本山東祖士元中憲大夫提刑廣南東路因留居焉父約以學究奏名書言少博學有令譽哲宗元符三年庚辰進士及第徽宗宣和初為廣東市舶提舉制驗收法蕃夷便之以憂去服闋再任借紫金魚袋遷朝議大夫瓊管安撫大使所至有惠政嘗立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為眾所服者為社頭次為社副有警即率弓箭手以備戰峒俚畏之兄書行亦官

朝列大夫為一時衣冠之望云據黃通志修

梁觀國字賓卿廣州人也黃通志郭通志作南海人志行清懿不踰矩矱

嘗再薦於鄉不第退取經書熟誦之歎曰聖賢垂教乃使人譁於口吻誕於紙筆小而干澤大而迷國此荆舒用以盲瞶天下者可守而不變哉乃取所作科舉文畀諸火自治身心言動必求與古人合力排佛老究其指歸與人交疾儉邪而重忠義正人貶謫至廣必求見焉紹興中漳浦高登忤秦檜謫容州觀國與之善時待制胡寅亦謫新州登以觀國文示之寅亦與定交辨論古今多出寅意表觀國卒寅志其墓且銘之曰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採諸方策又曰大布之衣藜羹餽饌其中沛然孰為卿相觀國有特操時蘇軾父子以文名天下獨觀國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

之言其不為俗移若此游其門者稱為歸正先生所著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編喪禮五卷壺教十五卷凡師事觀國者喪葬不用緇黃一時風俗為之一變其所遺書真德秀王應麟輩皆稱之

據廣州人物傳修

黃勳字有功南海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得其歡母沒無以為葬或議火之勳哭曰吾母何罪罹焚烙之酷乎乃為人傭書得錢以葬鄉儻異之高宗紹興二年壬子登進士第郡守李陵素重勳為新其第宅名所居巷曰擢甲

在今西門內始授永

福丞縣令久病勳為辨決獄囚民貧不能具稅賦者為代還積逋八千三百餘緡以薦授修職郎進秩右朝奉郎知新昌縣郭外夜有殺人者無主名遺所剽刃驗之皆豕膏也值旱徧禱境內神祇集屠宰牲中一人刃獨新一鞫即伏人以為

神久之進朝散郎知雷州嘗築郡城南成南北二隅以賢能遷去雷人德之改知新州視事首禁火葬偷俗為改又課民耕犢上其數於官郡無私殺牛者學田不足以俸資增置之政暇即與諸生講解當時號循吏焉終朝散大夫致仕卒勳為人博洽而有深沈之思好經義凡聖賢格言皆自抄寫字如蠅頭少讀書無燈油取烏柏子或柚子仁搯為油人多效之借人書留意補輯士樂假之以此積學名於時從弟熙後一科進士攝新興令為韶州推官胡寅極稱之時又有同邑李康臣者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甲子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

據廣州人物傳修

孔元勳唐節度使戮之後留家番禺占籍焉少穎異長益惇厚居鄉謹言行雖童叟未嘗慢易高宗紹興初領鄉薦中進

士乙科授迪功郎連州教授正身善誘克稱其職凡四任皆學官三歷倅車乃知封州嘗上機切預防七事多見施行值廣寇薄城率僚屬固守每事身先人為盡力募善射士連斃二酋賊遂潰朝廷異恩褒賞轉朝散大夫知新州撫字益有聲未及大用卒元勳能文章工詩清勁沈蔚類其為人有集藏於家父粹神宗熙甯九年丙辰鄉貢進士知封州有善政改知雷州兼直學士賜緋魚袋至朝散大夫元勳登朝粹即致仕居礮溪老焉仲弟元凱亦有行江西有牛商數人嘗過飲其居傍井釋裝憇樹下遺白金百兩去元凱持歸置祖龕中復往伺焉俄一商來四顧長號欲赴井元凱止而詢其實引歸還之酬以半不受商謝曰吾必有以報子及居喪商復至為擇地窆焉至今子孫蕃盛父老稱為陰騭墓以其父子

兄弟皆賢名其鄉曰慕德里

據廣州人物傳黃通志參修

張謙光三水人母妊時彩雲集庭除俄而生光奇偉特甚十歲工詩及冠操履純誠潛心理學凡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不通究紹興間魁南省時金人人寇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竊弄威福異己者不誅則竄知謙光負氣節遣人啖以高爵謙光曰枉己徇人非吾志也因嘆曰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矣或告之汪黃度其必于人對曰中害之即上章引疾歸杜門謝客以書史自娛未幾太學生陳東歐陽澈疏諫二臣懷奸悞國之罪果為所殺衆皆服謙光之先見能明哲保身焉所著濯纓叢稿七卷春秋傳註十卷墓在龍坡山麓

據張府志修

吳羣字無黨番禺人幼穎悟有遠器登紹興十二年壬戌進

士三厯令椽所至有聲以員外郎通判瓊州海盜竊發出俸
立城堡禦之峒黎為亂單騎往諭皆戢兵歸耕初同邑李諤
建炎二年己酉甲科進士為瓊州安撫時築外羅城羣至益
加完整瓊人歌之曰前有李君今見吳瓊管保障皆番禺民
之父母邦之樞羣尤廉慎一介不取於民終朝奉郎子純臣
字德粹有父風知連州盡心民瘼甯宗嘉定八年春夏不雨
純臣露行酷日中詣龍津靈濟廟禱焉頃間神物蜿蜒出水
上雨如澍歲大穫民立石頌德崔與之知其賢入覲帝問南
中人材以純臣對詔除提點廣西刑獄剖析無滯附錄粵西
金石畧釋
奠圖記古者祀樂於瞽宗禮也後人釋奠祇祀先聖其隆古
之意歟然祀以王禮眠古制為有加自聶氏禮頒行缺畧未
稱朱文公近加訂正其制始備今在在郡邑大率仍其舊未
能如儀間或據禮典易服範器春秋丁祀用於一旦之頃既
畢事藏之有司土之周旋其間容有未盡講明者若各不登
庠序之版儀文纖悉何繇知之純臣竊謂禮者教化之大端

不容一日闕周官分職皆垂法於象魏斂以挾日至宗伯獨
無聞焉蓋禮達於天下肄業以時非可斂而藏也厥今容典
多存於朝廷宗廟間獨釋奠通行於郡邑圖而示之非要務
乎純臣曩守潼川時取前輩所編成圖者刻諸學官以詔郡
人按刑廣右又因舊圖列為定式刊於靜江郡庠以表一道
士君子而究心焉由文物制度之粗達而上之可進於廣大
精微之域間巷田野之民得諸目擊中心起敬亦將遷善為
君子之歸若夫推廣其傳人心觀感又不特廣右而已嘉定
丁丑十月朔朝奉大夫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吳純臣謹書
民有醉人仇家適其母死誣
之獄成矣純臣察釋之一境稱神明廣右帥鄒應龍以大魁
典鎮慎許可獨才純臣書清通仁厚四字贈之純臣四握州
麾進朝議大夫賜金帶又進通奉大夫遽告歸卒年六十二
長子雍兩以漕薦官至太守亦有能名終左朝奉大夫沿邊
安撫使文溪集送糾曹吳雍之官序鄉大夫吳公純臣溫厚
來訪於文溪之上且別焉問之何官曰新糾曹又問賞之逐
障之犯何也曰初心欲有所平反以成先志耳余嘉其志而
贈以雍子莘蔭將仕郎史館檢閱據文溪存稿
黃通志參修

陳康延字元舉南海人力學自奮高宗紹興二十年庚午進士初調潭津勾警再調龍川錄事三任學官兩歷邑令孝宗淳熙間改秩入京朝廷議權二廣鹽丞相梁克家與康延厚召赴都堂令分司蒼梧事成處以監司康延力辭曰二廣民力竭矣權之則民重困不敢以此圖厚祿克家愈重之議亦寢擢知梅州知州境有贛商之擾乃嚴保伍禁與贛商私販復於江廣衝途立寨募土兵與戎兵雜居置隅總為鄉導有急併力夾攻又立山寨邀其歸路賊不敢犯民賴以安官至朝散大夫家居不務華飾龔茂良帥廣造其廬怪所居湫隘勸新之笑曰吾耐此耳有田僅五十畝以卒歲其清白如此兄澤延長子洪彥端溪令孫械領鄉薦為府學正據阮通志南海志修謹案阮通志云康延孫械番禺亦有陳械明天順進

士為廣西布政自是兩人郭志稱康延後裔衣冠至今不替應天府尹錫工部尚書紹儒為最顯云

馬持國字鯁臣南渡入嶺遂居新會高宗紹興二十三年請廣州文解凡三到省不售乃踰嶺以策投督府張浚幕下不合去兵部侍郎胡銓措置淞淮海道檄持國稟議銓見之喜曰馬鯁臣議論操履表裏渾如也廬州安撫使張師顏檄委招集流民淮帥吳總王希呂錄其功聞於朝孝宗淳熙二年備補上州文學攝武鋒軍都統司準備差遣舊時塞屋覆以蘆葦持國讚主帥易以瓦得請後凡科降錢糧措辦木石皆身任之召赴都臺執政王淮李彥穎龔茂良列薦得旨補嘉州文學依舊前件差遣免銓改迪功郎淳熙十年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持國在職六年事事辦集今任將滿若改常

調未究其用詔令再任又四年棣復薦乞旌擢得旨召對持
國奏三劄皆切時務上嘉賞改授宣教郎仍與近闕屬官差
遣持國以國恥未雪榮進非其志也乃著十論曰中興自治
萬全策以攄所蘊又哀集生平贊成畫稟朝堂前後事宜曰
愚忠錄繳進之上頗嘉納執政周必大楊萬里見其文深器
重之調廣東鹽幕請罷新會白皮鹽場及蟹戶丁錢光宗紹
興中通判欽州不貿交貨遠近為之退讐欽人為立祠知容
州政務寬厚遠民懷之祠之於五賢堂持國力學有大志每
語及恢復輒泣下奉祠歸壽八十餘卒長子晞驥字千里弱
冠入太學帝臨學晞驥誦書自若上異之孝宗淳熙七年進
士調安豐六安善決獄人稱神明臺府每咨以疑獄有清強
官之目改知衡山縣至則寬催科定差役懲預借政務不擾

境內有山產茶民採為利為勢家所占聞之上官委縣定奪
晞驥還之民巧賂莫能奪其公廉類此官滿菴稚窮日追餒
有垂涕者通判肇慶或以奇硯獻晞驥謝之曰此非暮夜金
但吾職貳郡敢以長物污家聲耶其人慚退由是名節益著
尋知雷州時持國亦握麾知容州人以為榮官至朝議大夫
年五十四卒子宜祖官至朝奉大夫知英德府三世太守亦

一門盛事也

據阮通志修

陳儻東莞人其先建炎中自同安徙居亭頭

今東莞志陳應辰傳云應辰曾

祖儻建炎中官循州倅遂自同安徙居莞之亭頭築釣鼇臺自號鼇逸然則儻始居莞與今通志府志同惟攷宋職官循州倅並無儻名以好善稱六子皆克樹立長子生以防江保民功授承節郎子孫蕃盛為邑之最以特科進者一請鄉舉者五擢進士第者三預補貢者七以武功顯者一以辟舉入官者四

人以爲積善之報又有黎如璧者好善樂施有長者之譽紹興間異人崔羽遊羅浮寓上清觀與如璧厚一日來辭如璧曰何以教我羽書依本分三字於堂壁數日仙去四世孫震寶藏之據阮通志修

簡克己南海人也少習舉業棄之遊湖湘師事張栻講性理之學以真知實踐爲事栻稱其精確有守歸則書栻言爲座右銘杜門不妄交所知詢之則曰吾方治吾身心未暇也鄉邑以其耆德皆敬禮焉崔與之自倅邕泊被召謁見皆執弟子禮廖德明帥廣日往見之時延至郡齋講論舊學諦聽必拱立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啟迪後生過於父師人咸呼簡先生云壽八十餘卒據阮通志修

陳去華南海人游象山陸九淵之門與九淵論吾與點也一

段九淵喜之去華自是益有悟別後九淵謂人曰去華方是一學者又謂嚴松曰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去華蓋蚤死云據阮通志修

譚凱南海人恬靜不妄言讀書務自得不得爲紛華動年二十餘卽不赴科舉崔與之與交稱其賢帥淮東日馳書薦於廣州帥楊長孺長孺得書亟往見之尊爲學老日南至長孺詣學謁先師畢守帥以下聚拜明倫堂長孺忽退立西偏命兩吏掖凱以進拜之貳車以下遂帥郡官旅拜其爲時所重如此壽八十六卒後有南海林橐者以靜修聞廣帥方大琮初行鄉飲禮請爲大賓橐時年九十四矣威儀可則終席無倦容大琮稱爲衛武公之流大琮又建濂泉書院粵大記番禺志作濂溪書院落成謀於文溪李昂英求元老以首席昂英答曰是邦老

成無如田知白者大琮詣之知白以病辭再往扣之則遁矣
知白時年踰八十猶能燈下細書貧甚得錢即買酒飲之自

號醉鄉遺老制行甚潔皆一時耆老也

據阮通志修

會槐字仲卿番禺人大父自清江調廣州稅官因家焉幼能
屬文經史皆手編從周必大楊萬里游弟機亦力學適當大
比兄弟聯薦充貢者八聳動州里孝宗淳熙五年戊戌光宗
紹興元年庚戌伯仲先後登進士第槐初調高要尉改知歸
善縣郡有豐湖為一州利隄圯湖幾涸郡委槐修築不擾而
辦郡聞於上令中書記名陞擢以親老辭授本路憲幹廣帥
張釜合諸司薦槐文學行義斗南一人詔與在內差遣必大
萬里復推輓於朝除監進奏院甯宗嘉泰二年校文春官繼
除司農寺簿兼署大府丞秋有事於明堂攝監察御史侍郎

林采尙書費士寅薦槐可大用會與陳自强議論不合力求
補外出知桂陽軍槐以郡無城奏請鬻牒為費不報乃擲費
積贏以給用民不見擾又捐酒家旗望錢歲三百三十萬民
便之又郡有總所積逋錢四千餘貫槐為之補解及寄招効
用五百名所費出於此項安世奏聞轉朝奉大夫旋以劾墨
令忤部使者調漢陽軍乃力丐歸萬里遺以書曰有自祝融
湘江來者皆能談仁聲義實至於毋憚大吏發擿巨貪解印
夜遁懸檄尉曹將吏卒窮追之於部縛之以歸坐之嘉石聞
之公車此尤卓詭絕特之舉近世之所未見而絕無老夫所
卻立而不敢者也槐稟資剛介不與時俯仰故仕止郡守官
止正郎自號省齋有省齋文集及桂水續集行於世仲子嘿
以承奉郎致仕嘿子肅翁

郭通志作肅雍

登理宗寶祐四年丙辰進

士第為連州推官

據阮通志修

韓經增城韓塘村人蚤喪父與弟緯力田養母母喪哀毀踰禮竭力治葬墓在葛峒山廬其側穴壙以入夜宿柩下日則出廬舍自爨素食不進鹽酪凡三年然後歸室天感其孝一日風雨晝暝飛錢數萬入其宅由是家裕世稱韓孝子云

據廣

州人物傳修

鄭漢章南海倫教人

今屬順德

慶元間為萬安主簿天性廉勤時

侂冑柄朝紀綱叢隳指趙汝愚等為偽學屏逐流離章聞之曰昔漢氏錮正人李唐指朋黨國家皆不永今宋德若二代之季矣吾聞貞士不處亂以自污哲人當見幾以遠禍弗去何為遂即日棄官南歸築軒養性嘗遊蒲澗拾遺金二百餘兩翌日往候之亡金郎果至章盡舉而還焉欲償以半不受

明嘉靖中有進士吳為柳州守舉人用淵為松江判皆有廉聲蓋其後裔云其後有歐福慶者家貧販果櫃有遺金一囊福慶拾之候其人還焉封識宛然客謝而去夫非其有而取之盜也身為縉紳甘心盜賊之行多矣若二人者世亦鮮哉

據粵大記阮

通志參修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其先世汴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母羅氏露坐有星墮懷而生與之幼名星郎蚤孤家貧苦學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為文務得大體不事綴緝少卓犖有奇節遠游太學紹興四年甲寅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澠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不葺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

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自毆死其子誣之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卒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在淮西幕時王樞密當國其子豪奪僧田官吏莫敢決與之斷還僧王聞壯之薦於朝由是諸臺交薦知建昌之新城縣歲適大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第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買糴令民自槩漕使趙希懌令諸邑視以爲法治賦悉蠲浮費民輸直造庭下東廡交錢西廡給鈔未納無泛比已納無泛追不事一筮而賦辦先是民以役破家與之去其蠹役者民爭應恐後會歲祲舉行荒政供軍無蹙迫狀邑境帖然通判邕州未赴詔留內差遣力辭之本任論者

高之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閩漕司檄與之攝守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安擢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浮海巡朱厓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厓地產苦瘡民取以代茗州郡歲征稅錢五百緡瓊人織吉貝爲衣衾工作皆役婦人棄稚遺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乃疏爲十事一曰獄囚充斥之弊二曰鞫勘不法之弊三曰死囚冤枉之弊四曰賍物供攤之弊五曰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土軍騷擾七曰催科泛追八曰緝捕生事九曰奸猾健訟十曰州縣病民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州趙汝楷見之服爲吏師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

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常格以勸選人神宗熙甯免役之法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頗戾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員外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慄嘉定七年金遷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甯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兵民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尺西城濠勢低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爲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等教閱弩手以材力高強而善射者爲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爲中餘爲下槍手以身材及

等仗而有膂力者爲上雖不及等仗而少壯擊刺者爲中餘爲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爲高下先佈陣勢縱橫來往用草棒相擊以習刀法或用包頭氈槍馳逐格刺以習槍法然後大走馬圍射用拒馬圍隔射垛至四十步施放三箭來往四遭既熟又加步數五日一習月中比較加賞罰久之上等出則中等爲上下等爲中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分強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諸屯軍馬歲例九月後三八日壓馬出城三十里回習爲文具始勦簽牌分寫八卦如探得乾字則令旗頭舉乾卦旗出北門將卒視所向以往遇岡陵溝澗逕前不令迂繞人馬相得遇險不懾緩急可恃爲用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

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戮首謀者其餘分隸諸軍山東李全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者必有後憂宰相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乘勝襲我何以禦之金人入境宰相連遣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禾麥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剿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

自劉瑄敗亟修守戰備選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啟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爲患嘉定十二年己卯陞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十三年春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館修撰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十三年四月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

路安撫使陞辭奏曰天下之事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痒疴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臣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以致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非輕且聞軍興以來帑庾告竭設若有警縛手無策而後請於朝恐無及矣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邊聲陛下當爲蜀計上嘉納之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亦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兵衄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

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與之亟致書言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保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宜輕舉蕞爾西夏不足恃也丙不從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荅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旣弊南歸者多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械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旣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牒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

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去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毋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生平期薦賢以報國蜀知名士若家大舍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餘若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陳韓劉克莊李鼎程公許黎伯登王應辰王溟魏文翁高稼丁焞家柳

張裨王子申程德降郭王孫蘇植黃身高泰叔李錫各以道德文學表表於世其有名浮於實用過於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其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嘉定十七年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諫知之遂大人與之再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尙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卽位授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起以江西帥龔其便道趨朝又辭不赴乞致仕不許端平初帝親政召爲吏部尙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

與之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戍軍曾思等遂回惠城倡亂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主將熊喬脫歸告變庾使黃歲以一郡生靈係命於公請登城撫諭與之方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遂召李昂英楊汪中縋城諭賊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獨首謀數人懼禍相率遁去入端州自固初叛卒抵城薄北門摧鋒本寨纔一壁隔人心憂危懼生內變與之與黃庾使議開府庫大犒諸軍令熊喬本寨鎮壓密護北門區處有方關防甚備及變聞於朝除與之廣帥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

賊自廣趨肇招納亡命入據府城官兵進擊賊賊棄城遁盤礮四會懷集間又入封川山徑險峻不可追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是年六月寇平即力辭閩事月俸悉歸於官帝注想彌切閏七月拜參知政事七上免牘不許踰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皆力辭下御札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與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

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始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將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權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

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有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罪予一人此陛下所當懍懍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豈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出與左相李宗勉並命喬行簡爲平章三奉詔書四承御札中使銜命趣行往復再三宣賜路費金三百兩復命廣帥彭鉉勸勉就道又以郡人

李昂英輟自班行畀之便郡專往諭志控辭至十有三疏嘉
 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
 不受廩祿之人凡俸餘皆以均親郇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
 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薨時年八十有二遺表言事有
 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乎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
 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
 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
 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
 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
 則思其付託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
 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攷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監戒言路
 不徒廣求庶政闕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已可以弭天災正

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
 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洋乎如鬼神
 之在其上宮廷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後故凡興居
 食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者在乎格意
 以行之上則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蒼生之福遺戒
 不得作佛事子姪俱不得求官階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累封至南海郡開國公諡清獻宋元通鑑贈少師行在太
學觀齋碑薨前數月書南方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
作太師一分之賜蓋絕筆也又嘗刪處士劉皋語爲座右銘曰無以
 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
 下後世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畜聲妓未嘗增置
 園池產業惟買宅一區左右圖書無玩好涉筆嘗至夜分書

室所豢白雞一雙而已官蜀時歲賦苗頭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卽折輸以實私橐與之惟儲以充國用奇玉美錦一無所視去之曰四路餽賸俗謂大送悉卻之子叔以納婦有奩田六百石責令歸之其恬淡無欲蓋天性也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宰臣恩例不妄與人其姊嘗為史甥求官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私贈之物也竟靳不予邑子吳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曰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之不已知後聞其清謹密薦之嘗經連州官民士子迎謁將行書數語曰有才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為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人以為名言每言官職易得名節難全躋仕四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愛君憂國之誠老而不息愛韓琦寒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復以

名其居後李昉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其風烈嘉嘆久之大書

菊坡二字賜其家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蒙大西書

其端以為白麻不起千載一人子璵嘗以賢良徵使觀政將

授以官固辭而歸論者高之據宋史本傳黃通志廣州人物傳崔清獻言行錄參修

陳天覺字元英香山人紹興八年戊午試博學宏詞科特賜

進士第議論切直為時貴所黜任朝政大夫乃不復仕時香

山尚為鎮止設寨官一員屬於東莞歲輸糧莞城常被海寇

紹興二十二年天覺請改寨為縣以便輸納東莞縣姚孝資

請州聞於朝割南番東新四邑瀕海地為縣詔從之天覺以

文學知名後築城建學邑人賴之祀鄉賢據廣州人物傳阮通志參修

吳英南海人生而魁梧有謀畧甯宗嘉泰四年海寇竊發英

應募往捕設伏要害出不意擒獲無算授承信郎開禧二年

有邊警調守漢川防扼江面虜陡至英請于主將往偵之服
漁人衣操小舟往來洲渚間虜不疑也游騎覺之手刃一人
而還因得其虛實由是知名嘉定十年除平江府駐劄御前
都副統制十三年轉武翼郎陞御前諸軍都統制累轉武經
郎武節郎轉武德郎淮上却敵多建奇績理宗寶慶元年賜
御筆獎之有曰昨因兩淮屢警爾吳英能率舟師措置捍禦
功冠行列特轉兩官賜金帶以榮爾躬爾尙益懋乃績予則
汝嘉於是轉武議大夫拜團練使英捧詔感奮淮口之役躬
冒矢石爲衆隊先乘風縱火焚虜舟五百餘艘虜大奔斬首
千餘級尋戰於北神鎮縱火燒斷橫江鐵鎖虜引去及虜圍
鹽城親率舟師登岸死戰連獲大捷累功轉左武大夫防禦
使卒於家年八十四封南海縣開國男贈官節度使英爲人

智勇然在人前默默如無能愛養士卒不吝犒賞官無所給
卽以己資代之故能得其死力所向有功平居有馳騁伊吾
之志每聞和議成輒眠食不安者累日其忠奮可尙也子三
人長宗道知賓州戢奸保民一方倚之官至武功大夫次宗
達武功大夫知循州宗遇累功修武郎據廣州人物傳
阮通志參修
楊汪中字季子番禺人幼孤篤學廣帥楊長孺見其文重之
辟州學錄甯宗嘉定十二年庚辰鄉薦十三年進士調靖江
民曹憲使政尙束溼汪中適攝郡牧以刑賞忠厚之至命題
試士憲使服其直言薦之桂帥辟瓊管機宜及渡海王君佐
叛平之又弭陳用成之亂端平二年改肇慶府推官家居需
次先是廣州摧鋒軍久戍建康比撤歸留戍江西戰屢捷而
上功不報求撤又不報至是倡亂焚惠州薄會城州守曹帥

皆遁崔與之登城諭賊復令汪中從李昂英總城詣賊開示

禍福賊退朝廷命與之以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兼知廣州

汪中因攝帥幕密贊靖亂改佐廣右經幕市馬橫山邕蠻帖

服擢知廬陵縣勸糴濟邊區畫有法改知歸善縣卒功業未

竟人皆惜之文溪集送判縣楊侯汪中入京序云侯清白於

之政若士若民安之平生壁立萬仞不稍下責榮備飛語蜂

起或者竟投杼焉夷而距之渭而涇之他人不能平侯謂官

職儻來耳泰然不以帶胸中所養未易涯也據此汪中當日

殆以蒙謗失官各志未及載附注于此 據宋史黃通志廣

州人物 傳參修

蒙甄字汝器番禺人性耿直以精禮聞甯宗嘉定十年丁丑

進士倅欽州守廉州俱有惠政守循梅屢立戰功歷朝奉大

夫理宗朝賜紫金魚袋家於城東其後子孫蕃衍多以家學

顯據番禺志阮

吳文震字汝發番禺人理宗紹定五年壬辰進士初試鬱林

民曹權縣篆有政聲次任南恩州司法尤加意獄事囚繫者

感之授新昌僉幕知歸善縣行鄉飲崇禮教文治大興倅欽

州攝全州及春陵守咸有惠愛附文震光孝寺重修佛殿記

皇幽渺設顯威儀以竦瞻視雖非瞿曇本心其能使人因莊

而與敬信因嚴而生敬畏亦世教之一助也今佛廬布滿宇

丙其所以奉佛最莊嚴莫出閩浙佳佛詞林號南中甲利雖

規模廣大而殿宇不崇無以起人敬像設不肅無以起人畏

敬畏不生佛教何以中興禪師無損蚤遊諸方眼界開豁一

旦歸作主人顧瞻舊規汚陋不堪謀新之以神通妙用一彈

指頃幻出莊嚴法界兜率天宮口口口口諸佛放大光明十

八大士現威神力諸天梵釋種種示現如靈山會上親侍世

尊雲幢擁瑞寶鼎凝薰金銀琉璃丹靄金碧璀璨奪目善男

信女作禮讚歎昔所未有所謂西方大聖人不言而化蓋此

謂也噫因莊嚴而悟莊嚴者釋氏之法門也非莊嚴而成莊

嚴者釋氏之心法也無損其識之 據黃通志新興志參修

鍾啟初番禺人清熙鄉貢嘉熙二年戊戌進士任武昌

同知邑有虎患啟初設法除之進內直起居郎朝議大夫為

黃州府志 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二

福建參議時日本以巨艦寇廈門啟初諭以禍福解去晚致仕歸築玉富書院講學以上壽終據番禺志修

謹案番禺志云宋史職官無同知續文獻通考同知

遼金元官又宋制置使宣撫使屬官始有參議此言

任武昌同知及福建參議皆謬誤又鍾氏譜作嘉泰

鄉貢開禧進士與此傳異亦不知何據

温若春番禺人字仲口

據碧落洞嘉定甲申題名殘字補

力學能文事親以

孝聞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鄉薦歷三十五年不第甯宗嘉定十三年庚辰廷對特奏名第一賜同進士出身兩調潼川英德學官改府學正教人悉有模範理宗寶慶間除樞密院架閣理宗紹定二年春遷太學正夏召試館職擢秘書省正字秋轉校書郎崔與之重其學行紹定三年帝問與之鄉里

人才對曰吳純臣有監司之才温若春宜清要之任遂除秘

書郎博洽古今同列推服與之帥維揚與握手道生平曰人

之功名全晚節為難若春喟然有感遂乞休以朝奉郎致仕

家居節儉手種香芸以遺子孫年八十餘卒理宗淳祐四年

甲辰廣帥方大琮既成二獻祠復立四先生祠祠古成之李

昴英郭闔暨若春於春秋釋奠後祭焉今祀於仰高祠裔孫

舊聞嘉端中為學正以志節著

據廣州人物傳番禺志參修

劉鎮字叔安南海人兄弟三人俱有文名事親宗族稱其孝

甯宗嘉泰二年壬戌進士以註誤謫居三山三十年為詩詞

益工真德秀帥聞言於朝得自便自號隨如學者稱為隨如

先生仲弟鎔字叔治工書慶元五年進士嘗知欽州官至朝

奉大夫季弟鐸字叔文光宗紹熙四年進士兄弟自為師友

相繼而顯邦人贈以詩曰三子皆黃甲一門無白丁有司名所居坊曰叢桂在今西里曰賢巷以旌之鎮尤長於詩明白

清潤為時所推與崔與之交與之薨鎮挽以詩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人以為實錄有文集行於世據阮通志修

趙崇模番禺人嘉定中知安化愷悌廉平興廢舉墜復學田三百畝更為增置以贍諸生秩滿將代後圃桃梅並實池蓮

一本雙葩人咸異之祀湖南名宦據湖南通志修謹案阮通志云南海進士嘉定中有趙崇垓無趙崇

模番禺志亦無收廣西通志紹定四年趙正德碑云公名崇模字履清丞相忠定子則作崇垓為是

翟傑東莞人高宗紹興五年乙卯進士詔就職以親老辭家居敦孝友勤考道以體認天理為宗聞龜山倡道東南欲就

正而父老未敢遠離乃致書羅仲素質疑考訂恍然有得後仲素主簿博羅親往討論由是神定氣和人皆推為有道君

子淳熙七年親喪畢任化州司戶均田賦集流亡勤教導政通化洽民建祠祀之乞休歸構桂華書院講學邑人士皆知

向往同邑陳謨儻之曾孫卅歲通羣籍徽宗政和五年乙未進士官朝奉郎居官清廉勤慎以文學飾吏治加意學校人

士蒸蒸入化以親老歸生平廉介自持而與人和易偕從弟應辰往來青紫峯亭講學論道足跡不至公庭邑令慕其賢

造廬商決謨正言侃論主於便民邑人賴之又同邑陳慥孝宗隆興元年特奏名司官法學行為人所重後邑令陳琦建

思賢堂祀傑謨慥三人邑尉郭廷世為之記思賢堂廢祀鄉賢祠邑人祁順思賢堂詩曰卓犖三夫子才名重一鄉蓋非

苟作云

據東莞志修

蘇之奇字文雄號峩峩順德碧江人幼即敏慧稍壯學博文
瞻領鄉薦與兄之才同舉隆興元年癸未榜進士授宣義郎
選監丞歷著作郎左正言右司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疏陳
當世大務極言剴切甯宗改容傾聽晉朝奉大夫禮部郎中
轉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擢充秘
閣修撰改集英殿知池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參贊軍務辟川
陝宣撫處置使司參議丁內艱起福建路提點刑獄原情定
讞多所平反即鞫實猶反覆研究無冤抑始告囚以罪所應
得咸叩額伏辜無怨尋改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知鎮江府郡
大猾強占民田前後有司怵於勢置弗理之奇廉其惡置諸
重典強梁斂戢朝貴庇猾者騰謗傾巖謫授單州防團推官

弗辨事旋白即令參理興化軍務臺使於行部徇縱重囚之
奇抗爭竟按其罪太守重其守政事咸取決境內大治差監
紹興錢法鹽場先是鹽禁急切私販益多商算重而課額反
絀之奇至弛禁薄征奸無所利積弊頓革課入轉增改宣教
郎知同安縣未幾召為屯田郎中史彌遠方柄用遂引年歸
詔以朝章大夫主華州雲臺觀杜門讀書客至詩酒無倦談
及時事輒扼腕太息以不能報國雪恥為恨子光祖淳熙十
四年丁未進士歷秘書省校書郎據龍廷槐敬學軒文集修
李仕修字建業自南雄遷順德逢簡家焉慶元五年己未進
士歷福建肅政廉訪司僉事擢浙江行省參政平易近民每
有論列輒蒙採擇以嘉定未致仕奉母岑來遷遷時尚未得
子建石橋五濟人教家以敦睦節儉後迭生五子子孫皆率

祖訓無私訟者

按阮通志是科進士無仕修而別列薦舉張府志列明經今據家譜順德志修

梁文奎東莞人博學強記為文尚理致甯宗開禧元年乙丑

廷對已中首選時韓侂胄當國以策語切直易置乙科第一

性不喜干人歷左藏十餘年不調處之自如兄子該嘉定七

年甲戌進士官欽州通判長於記錄世號書笥該弟詡嘉泰

四年甲子鄉貢亦以博稱文奎該並祀鄉賢

據阮通志修

李昂英字俊明番禺人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遷鷺岡

祖擢安撫助教父天棊龍圖待制母黎氏將誕夢大星降於

庭因名少雋穎書史一覽成誦文思絕人甯宗嘉定十五年

壬午以春秋首解崔與之深器重焉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再

薦於鄉明年試春官知貢舉鄒應龍欲置第一或曰上始即

位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昂英第三授汀州

推官郡守陳孝嚴鷲悍不恤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力請

增陴浚湟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造州楮強成

兵充口券昂英爭不聽徑棄官歸亟出郡郊倅貳偕士民邀

留不得去洎回悍兵王寶已閉關將殺守士民擁昂英入以

身蔽守諭諸賊曰若欲得守盍先害我眾乃止既而朱積寶

合礮寇攻城昂英調左翼軍合民兵面授方畧躬督戰相持

五日賊敗敘功遷太學正母艱服闋除武學博士端平二年

摧鋒戍卒叛繇惠州趨番禺庾使黃歲請崔與之登城撫諭

令昂英與楊汪中縋城諭賊賊刃森立昂英不為動從容諭

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賊平以

贊畫功除太學博士召對上奏劄畧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事罔不亡蓋覘國者之法今雨血告妖戎馬踐淮襄峴

失而江陵孤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沈億萬生靈重罹塗炭陛下自視今爲何時反觀行事果與治同道否邪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亘古不移酣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誕節之震電而輟燕蓋深自警省矣然縵立望幸之衆易至移人天錫飲量之洪難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喪志營不急則晏安易懷賞賚之數無涯宮庭之費不會此冠布衣帛而卧薪嘗膽之時也愧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興堅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行之事哉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選拔言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間由外擢其寄耳目也重矣然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絕江而歸無復諭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

待之美意儻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脈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儻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壯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子國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國哉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欲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官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賞罰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豢驕朝廷之政本未清軍國之威權幾喪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羣儉雖斥簡記不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平居習爲頑

鈍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尙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審安危之機當決於一心陛下幸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赫然發憤曰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勅敵在前禍至無日則恢復之規模立矣上賜金旌其直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上言天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今災沴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意嚮納會除崔與之右相不拜上以昂英嘗從游俾奉御札趣召除直秘閣知贛州與之辭不行昂英亦不拜贛州之命遷大宗丞權兵部郎中

以親老乞外除直秘閣福建提舉甫下車貪吏望風解印去歲大飢捐俸賑貸存活甚衆崔與之薨請歸持心喪不許丁父艱歸旣葬築室墓下聚子弟講學屢召不起淳祐初杜範入相薦爲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六年夏赴闕奏論范鍾昏耗史嵩之奸邪吳知古詭秘又言培養根本當久麾節之任網羅英俊當寬資格之拘旣而杜範與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所爲廷臣莫敢言昂英獨乞正嵩之罪以伸三賢之寃又言陛下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官媪闈寺猶未絕是皆爲更化之累上喜書其名於御屏十月擢右正言帝謂宰相曰昂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感知遇益盡言抗疏乞早建儲言極懇切史嵩之服闋謀復任昂英復奏其罪浮四凶當遠竄復

率同列抗疏皆不報於是自再疏曰臣疏嵩之奸狀踰旬不報陛下不過欲保全大臣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實誤國巨奸賊民巨蠹疏三上語益切上爲動容卽與嵩之宮觀令致仕十二月復劾執政陳韓京尹趙與憲帝卻其疏昂英引帝裾跪奏帝怒拂衣入昂英留疏御榻再拜而退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諸生以詩餞之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歸曰父老持彩幟郊迎焉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提刑改漳州皆不赴時趙汝騰有三老八士之薦八士昂英其一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家食數載杜門卻掃會權帥邱迪嘉淫刑濫戮移書誠之不聽昂英遂繳告勅留郡庫乞辯平民之寃全活者數百人以此爲姦愼所中視閣職淳祐十二年徐清叟參大政力

薦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劾駐決滯置平糶倉罷官酤民以爲便立像祀之諸峒負險相挺爲亂昂英申嚴保伍使相糾察諭峒會率子弟詣臺掇魯論其爲人也孝弟一章訓飭之會各錄本以歸相告諭不復爲梗清叟以聞詔以其本頒示天下課治最擢直寶文閣理宗寶祐二年正月召赴闕除大宗正卿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上殿疏曰人主心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此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係甚大今災謫頻仍民情浸睽國用日竭犬羊益張陛下固勤勞於時艱而有可娛之具陳於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懼無可駭之言接於聽則有時而忘所以爲累者必有由矣孟軻謂國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如聞北司竊弄勢權掖庭憑寵干請修內司之

獻助取兩浙之上腴文昌八座處恩澤之庸瑣郡國靡節多
戚屬之膏粱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哉歐陽修曰枉
費財物利悉歸衆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
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似爲今日發願陛
下潛消外患無以樂玩憂時賈似道執政閻妃丁大全表裏
用事故也既奏左右皆側目又諫幸西太乙謂四郊多壘正
卧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遊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
之外事非一端帝嘉納除兼侍講皇子忠王褫冠進太常卿
贊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擢龍圖閣待制
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屬董盧二
巨閹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以劾巨閹盧允升等罷職昂英
疏論不報再疏曰邇來北司專恣它人不敢言而天錫獨言

之解職以去中外駭愕天錫實臣所薦不行其言乞與俱貶
留疏拜辭遂與御史俱出國門時寶祐三年也尋以軍國多
務召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赴家文溪之上因以
自號上嘗賜其所居扁曰久遠曰文溪曰嚮陽堂五年八月
有大星隕舍東闔城駭觀初九日卒年五十有七諡忠簡昂
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文簡而婉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
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
毅然不可奪明陳獻章稱其重內輕外難進易退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庶乎浩然自得云景定三年轉運使洪天錫祠於
海珠山度宗咸淳九年士人請於郡與菊坡合祠祠毀祀郡
庠之仰高祠明巡按御史陳言復祠之於海珠所著有文溪
存稿二十卷行於世三子志道字立翁號魚灣少雋穎以春

秋領理宗淳祐九年己酉鄉薦寶祐元年癸丑成進士帝御明德殿再試稱旨授京邸教授賜紫金魚袋造育有法士林宗之明年父昂英起爲大宗正引嫌乞外改浙江僉憲參幹諸軍事嚴部伍時簡閱寬刑養重一道稱平五年丁外艱歸服闋起補都憲御史理糧餉丁祖母艱去官度宗咸淳三年召爲朝散大夫直寶謨閣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提點刑獄節制兵馬兼屯田使尙書工部侍郎時國步多艱賈似道專政志道屢疏乞歸不許德祐元年以疾歸端宗航海元兵至志道率鄉勇赴援於潮州上粟十萬石以餉軍三月益兵三千餘人帝重其忠帝昷立與元人戰於厓山師潰宋亡志道大哭奉大行主於家嚮陽堂率子弟宗戚鄉人朝夕哀奠憤鬱而卒

據文溪存稿廣州人物傳參修

謹案阮通志云行實行狀公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然志無文溪之名惟城北之外曰行文溪源出白雲簾泉十道至番禺北津水流入金鐘塘分上下塘今名廉平水城內番禺治西南長塘街北口有小橋卽古文溪橋公所建豈古時北門水入城直至於此而公家於此耶橋曰文溪橋橋以公名抑公以橋號也陳應辰東莞人領嘉定十二年己卯鄉薦爲人謙和舉動不妄少時從師獨處夜半有隣女越垣至應辰呼蒼頭明燈兀坐女慚退居邑之紹興橋與翟旦爲比隣有以屋前之田來售者將立券應辰請與翟分售割田之當翟門者與翟而自取兩傍磽瘠其厚德多此類也兩請嘉定貢舉就恩出仕初任南恩司法將之任適廣帥方大琮舉行鄉飲請充大賓次

年再舉議大賓無踰應辰者復傳檄自南恩來行禮再任龍川丞滿歸邑宰揭師愿復請應辰行鄉飲於學改連州推官兼署僉判時綱運積欠官吏預索於民民甚苦之應辰在官五年以已俸補宿逋綱運如故而民不擾連守陳中孚以其績聞遷通直郎致仕家居作清溝亭延師訓子孫年八十餘卒郡人哭以詩遽覺陳大震曰海濱推老大粹行比珩璜邑尉黃猶曰遷屋避嫌明暗漏買田分券便比鄰皆紀其實也

據阮通志修

謹案阮通志云東莞志應辰鄉貢選舉表作嘉定三年庚午黃志選舉表作四年都魁又云特奏進士在嘉定前孝宗淳熙八年疑有誤宋仁宗嘉祐三年庚子鄉貢特奏進士另有一陳應辰官長史見黃志潮

州府志選舉

錢益東莞人理宗淳祐元年辛丑進士執親喪廬居三年不入寢室既禫當免解赴省試或勸之行曰至試期則服除矣益曰舍喪次而行不能步也遲三年乃赴試中第歷廉州鹽官在任五年所得常費悉以補綱運經畫鹽局事宜不擾而辦著有醴局微勞一帙鹽司上其績調靖江府僉判適己未幹復之變城閉官遁益徑赴任謁府帥李曾伯李甚義之秩滿知興國縣時峒寇剽掠益至即請兵親督剿捕掃其巢穴縣廳有碑紀其功盡心訟獄甚有德政民呼曰錢佛子終靖江府通判子夢驥生於除服次年後能世科人以爲孝報云

據黃通志修

南海李徵霽分纂

南海梁起初校

番禺金佑基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順德羅槩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百十三終

廣州府志

卷二

一

一

